

禪林寶訓卷第二

叅八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帶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

叅八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耐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鍾簾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

無也

寶峯寶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眾

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瀉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眾多也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

第一九一册

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况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非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荅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李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盖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羈也 日泐記

參

二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寶峯記開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
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
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
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憇僅能

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
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
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
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

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
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畧勿失於詳急則不可
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
庶幾為臨衆行事之法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

森八

三

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
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
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
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為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尤書未嘗言世

諦事唯叮嚀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為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

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侍

錄者

靈源曰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隘於含容

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
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
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
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

泰八

四

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
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
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
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
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鑣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
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
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
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
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
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

智喪身謾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

泰八

五

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貧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稽察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脩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降

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
故曰巧梓順輪楠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
險易之宜駕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
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
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

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
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
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
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

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譎媚哉
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
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
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
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

卷八

六

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
然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
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
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
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

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迤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二風所觸則喜怒哀

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布文因受信施及十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

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眾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森八

七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

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
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
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
行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
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况其識者耶瑯琊

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
瑯琊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
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
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

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
美贊流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
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
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
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為任若心不等
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宜
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
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

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
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
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
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悉

人之所謹況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
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
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
當退思脩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
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

在茲記開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
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
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
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
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
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
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
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
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
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
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
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與虞察
院書

奏

九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
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事
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
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飭非遷善則其德日
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

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
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
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
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贅庵集

圓悟謂隆巖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情
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
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
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

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

矣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為智為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

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

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此之謂也

與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為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

泰

十

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母曰黃蘗勝和尚亦
哥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門卷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
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

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
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
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為也瞻和尚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
問孰可繼住持佛鑒舉曷首座公欲得一見

佛鑑曰曷為人剛正於世逸然無所嗜好請
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曷曰此
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
鑒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
而應命瞻侍者日錄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為榮
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
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日錄
佛鑒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
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

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 南華石列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失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

為終却之 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祇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脩然危坐終日嘗謂疑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日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飭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

參

十二

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與秀然書佛鑒謂龍牙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媒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庵勁挺不近人情爲

人無嗜好作事無儻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與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衆之容必肅於閑暇之日

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

卷八

十三

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

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

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

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

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

非應真秉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

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

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

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

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

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音

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

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

則未觀其與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
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
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隴間記
佛眼謂高庵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
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

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
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
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輝也規矩之立昭
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
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
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
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
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乘

高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
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
人昧於恕已者不少異也真牧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
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

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
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為善知
識也遂求掛搭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
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是計予恐

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貞牧集

高庵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
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
狃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
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

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高庵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
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
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叢
高庵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

從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十五關教化之源

為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
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
王王遣首座仰山王偉王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為
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

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
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
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龍昌集
高庵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
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

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
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
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可已者其跡令嚴整如
此且菴逸事

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

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啻不
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
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
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庵
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

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
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
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參

高庵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庵爲燕休
之所高庵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予以縱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
時且西山廬昇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
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
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庵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

泰八

十六

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弊以重其言優
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盖人皆含
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
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閑則淤泥疏濬則川
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

弊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
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
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
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
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庵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
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
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
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闢之禍先聖知於
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諭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感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心書高庵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叅地蔵明教見神鼎時

泰八

七

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高庵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

生爲事無愧於心丁

高庵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脩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

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庵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高庵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蔵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

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
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
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
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
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

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
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
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
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
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

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
一一致問一一辨置仍勸請諸比丘迺相恭
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
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
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

卷八

六

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
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
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
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
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

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
隄岸甚窄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
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
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

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
宗風之太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
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
骨山谷爲擊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
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

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辨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
於投子顥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
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

泰六

七九

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
知向之如此而顥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顥
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
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
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

激揚酌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
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
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
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
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
拘忌觀者歛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
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
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
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者往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

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
統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
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
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
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
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
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歟破法比
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
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

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
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
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歎嵩禪師原
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
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牀坐不迎

卷六

三

虎窟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
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
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
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
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

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
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
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
偽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
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峯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
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
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
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辨佞詞遠而意廣深切
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

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感事東山
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
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
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
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

奉

主

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
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
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
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
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

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
乎公旣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
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
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
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
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
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
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
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
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

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

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露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剋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

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掛
漫錄

卷八

三二

禪林寶訓卷第二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